

逐梦



①

情暖额尔齐斯河

熊红久

清澈的额尔齐斯河，穿过新疆北屯市的城北，沿西北方向奔涌而去，最终汇入北冰洋。丰沛的水流，使得这里河谷湖沼密布，草木葱茏，宛若绿色翡翠，镶嵌在大漠之上。与北屯市隔河相望的是阿勒泰市阿苇滩镇牧业一队。因水草丰美，冬季少风，这里是牧民世代放牧的冬草场。

时光荏苒，风雨变换。但在牧场不变的，是大家对马殿英的信任和依恋。凡有重要活动，大家都会争相把老马接到家里。“老马不在，奶茶不香！”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，马殿英就倾其所有，无私扶助河畔的一百六十多户牧民，其中有二十多个孩子在他的支持下读完了大学。他的工资几乎都用在牧民身上，几十年下来累计已近六十万元。如今已八十七岁的马殿英仍居住在90年代人住的小阁楼里，房间十分简陋，陈旧的沙发露着木头……

两次被授予“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”，荣登“中国好人榜”，为什么马殿英几十年如一日，义无反顾帮助身边的牧民？几十年没有松懈的动力来自哪里？

1955年秋，二十岁的马殿英从河北考入新疆八一农学院。毕业后分配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师计财处，负责统计工作。

1961年底，有一个矿区的报表还没有报上来，影响了全师的统计进度。为了及时完成任务，马殿英揣上几个干馍，冲进风雪中，奔向六十公里外的矿区。协助完成报表后，他又装了几个馍，返回北屯，在零下三十摄氏度的严寒里，走了一夜。微茫时分，发现远处闪着几点绿光，仔细一看，竟是两只狼。他惊骇地转身就跑，连翻几道坡，藏进了芦苇荡。躲过了野狼，却迷失了方向。转了一整天，也没找到出路，寒冷、恐惧伴着精疲力竭。就在快要失去意识之际，马殿英看见一匹马踏雪而来。迷迷糊糊间，他慢慢倒了下去……

醒来时，马殿英看见两张陌生的笑脸，毡房里炉火正旺。几碗热腾腾的奶茶下肚，马殿英才缓过一点劲儿来。可太疲倦了，一合眼，又昏睡过去。三天后，身体得到恢复，他恳求救他的牧民，将自己送回北屯。

“牧民救了我的命，一定要报答！”回到驻地，马殿英念念不忘。第二年雪刚化完，他就带着礼物来到记忆中的地方，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家人了。后又多方打听，也没有确切的消息。

“恩人，你在哪里？”四处寻找未果，马殿英暗下决心，找不到救命恩人，就把河畔所有的牧民都当恩人。

几十年里，马殿英担任过十师警卫连副指导员、十师毛纺厂副厂长、北屯医院副院长，无论身份如何变化，他始终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衣服，始终把牧民家的事当做自家的事。

谁家老人生病了，谁家孩子要入学，谁家牛羊缺饲草，只要能帮的，马殿英一定帮。一直陪伴着他在牧区奔走的，是一辆永久牌自行车。“叮零零——”车铃一响，牧民们就知道是马殿英来了。

当马殿英走进牧业一队达吾明·努尔汗家里时，正赶上老五杰恩斯别克病倒在床。马殿英看见，十岁的孩子肚子鼓得像个皮球。

“为什么不送医院？”他问达吾明。“饭都吃不饱，哪有钱看病？”达吾明边抽泣边回答。

“赶快上医院！再晚就来不及了！”他抱起孩子就跑。

住院后，他不但找来多位医生给孩子会诊，还四处求医问药，亲自煎药，给孩子喂服。近两个月的治疗，孩子终于痊愈。可没几个月，老六又病倒了，诊断出是白血病。治疗费太高，达吾明想放弃。得到消息，马殿英赶到牧场，要带孩子去看病。

达吾明跪在草地上哭着说：“大哥，你救老五的钱我们还没还上，不能再麻烦你了！”

“多少钱都买不来孩子的命！我从没想过让你还！”

经过三个多月的救治，孩子还是走了，马殿英失声痛哭。

失去孩子，家里又经济拮据，达吾明借酒浇愁，常常醉得不省人事。那段时间，马殿英几乎每个周末都会来达吾明家，想帮助这个家庭走出困境。他同达吾明谈心，开导他，鼓励他。慢慢地，

达吾明振作起来，重新关心起子女的教育和羊群的养殖，人也越来越勤快。没几年，达吾明家的羊从几十只发展到上百只，此外还有十几头牛、七八峰骆驼。羊群发展了，草料成了问题，虽然马殿英每个周末都会带七八个青年帮忙打草，仍不能满足需求。

市面上有了割草机，马殿英就与妻子商量，想给达吾明家买一台。

“八百块钱！咱俩两个月的工资。平时给孩子买两毛钱的冰棍，你都舍不得。”

“这是两码事，守边牧民困难比咱多。”马殿英攥着妻子的手说。

妻子默默走进里屋，拿出手绢包裹着的工资，交给了马殿英。

割草机摆在了达吾明家门口，他轻轻地抚摸着操纵杆，久久没有说出一句话。马殿英却开心地喝着茶，开始和达吾明讨论如何经营羊羔和羊毛，如何在空地上种植优质饲料的问题了。

三女儿加娜尔·达吾明到了上学的年龄，父亲想让她留在家中放羊。

“必须上学！有了文化，才有好的前途。”马殿英来到达吾明家，从自行车筐里取出一个书包，递给加娜尔：“加娜尔，下个星期，叔叔带你去报名。”这样，加娜尔上了北屯小学。

看到孩子们围坐在昏暗的马灯下做作业，马殿英又睡不着了。他问过电力部门，根据规划，三年内的通电，还排不上牧业一队。征得有关部门同意后，他决定自己干了。又找木头，又弄电线，材料备齐了，带着几个工人，载杆子、拉电线。不到一周，一条线路，通到了牧业一队。通电这天，方圆二三十里的牧民都赶来了。电灯豁然亮起，大家雀跃欢呼，喝酒唱歌，通宵不散。一个月后，马殿英又花了四百多元，给牧区送来了第一台电视机，牧民们第一次看上了电视。

达吾明家的老五杰恩斯别克，如今已是牧业一队的养殖致富能手。他养着五百多只羊和三十多头牛，一年收入超过二十万元。女儿莎依古丽大学毕业，当上了幼师。莎依古丽拿出一张她六岁时的照片，照片中的她穿着红色的新衣服，正在跳舞，旁边是拍手欢笑的马殿英爷爷。

“那时候，马爷爷经常来我们家，不是给割草机送柴油，就是修理机器。装草、拉车，什么活都干。他自行车的后筐里，装的是药品、铁丝之类，前面的筐子装着孩子们喜欢的糖果、饼干、冰糕、花生。他一来，孩子们就全都围上去，马爷爷开心地摸摸我们的头，给我们拿好吃的……”莎依古丽指着照片上的新衣服说：“每年过节，马爷爷都送我新衣服。可在记忆里，他总是一件旧衣服穿了又穿。马爷爷帮助我们一家三代，在我们的眼里，他就是我们的亲人。”

四十年前，那两间土坯房还在，巴哈提别克摸着斑驳的墙壁，动情地对孩子们说：“看到这屋子，就想起‘阿爸’的话，让我时刻都记住，咱们的好日子，是怎么来的。”

四十年来，巴哈提别克·木拉特拜一直称马殿英为“阿爸”。在他心里，马殿英是至亲的人。

巴哈提别克两岁的时候，母亲因病去世，父亲带着三个孩子艰难生活。他十岁的时候，姐姐又因病离世。父亲受到刺激，整天神情恍惚，沉醉酒中。巴哈提别克和身有残疾的哥哥相依为命，不是到邻居家讨一碗奶茶，就是帮别人干些零活，挣一口饭吃。巴哈提别克十七岁的时候，父亲去世，留下一间狭小的破屋和四只瘦弱的羔羊。他和哥哥成了孤儿，也成了牧业队最贫困的人家。

马殿英走进巴哈提别克的家中，看着裂缝的门、漏风的窗、掉落的屋顶，马殿英心疼地想，这屋子肯定没法过冬。他拍着巴哈提别克的肩膀说：“孩子，别怕，有你马叔在呢。只要不怕苦，就一定有好日子。”说完就拿起坎土曼开始挖

土，“今天就和泥打土块，盖两间保暖的新房子。”

此后，每个星期天，马殿英都会带着五六个青年工人，过来打土块，又四处购买椽子和檩子。除了星期天，平时下班了，他也来，让巴哈提别克打下手，并教他如何拉线，如何砌墙。新房落成时，马殿英送给巴哈提别克一口新锅，笑着说：“好日子，就从今天开始吧！”

巴哈提别克紧紧攥着马殿英的手，眼含热泪喊了一声：“阿爸！你就是我的阿爸！”

为了帮助巴哈提别克过好日子，马殿英先找牧业队长，又找信用社主任，通过草场抵押的方式，获得农业贷款，又亲自选购了三十只细毛羊和两头奶牛。看着圈里满满当当的牲畜，巴哈提别克对未来充满了信心。

马殿英找来农业技术员，教巴哈提别克种植玉米饲料，还给巴哈提别克买了一摞书，让他学习养殖。巴哈提别克牢牢记住了“阿爸”的话：“只有学好了知识，才能更好地发展。”

在马殿英的精心指导下，三年多，巴哈提别克的羊群发展到了一百多只，奶牛也超过十头。二十出头的小伙子，成为牧场上人人夸赞的富裕户。

巴哈提别克结婚的那天，“阿爸”买来蔬菜和调料，下厨炒菜，招待来宾。还借来一台发电机，整个草场灯火通明，牧民们载歌载舞，直到曙光乍起，才慢慢散去。



②

症，马叔送他到医院，后来又安排转院到乌鲁木齐治疗。住院期间，家里的三百多只羊、三十头牛和十四匹马，都是马叔帮忙照顾的。两个多月后我们回来，圈里打扫得干干净净。丈夫去世后，我一个人带着四个未成年孩子，每到秋天打草季节，马叔都会带着十几个年轻人来，帮我们割草、拉运。我儿子结婚的时候，马叔还亲自炒了几个菜招待娘家人。他是我们整个阿苇滩牧业队的亲人。”

听牧民们讲，马殿英每年都安排给他们放电影。当他得知牧民们的牲畜缺少颗粒盐，就四处寻找，用两个月的工资买了三吨盐。看到不少家庭面粉不够吃，他动员干部职工给牧民捐献了一千二百公斤粮食，自己就捐了一百公斤。他来到牧区，看谁家房子坏了，就帮他们修好。火墙倒了，就重新砌。羊圈散了，就用铁丝紧固好。他新盖和维修过的房子，有上百间，翻过的火墙有三千多座。他还经常请医生来，给牧民们免费体检。额尔齐斯河春季涨水，容易发生事故，马殿英就搞设计、买材料，伐木头，又找来几十个工人，半个月建起了额尔齐斯河上第一座简易木桥……“马殿英老人帮我们做过的好事，三天三夜也说不完。”牧民们说。

焦清杰以前是毛纺厂的驾驶员，马殿英在毛纺厂工作的那几年，很多活都是带着他干的。焦清杰说：“每个星期天我们都会跟着马厂长到牧区，盖房子、挖羊粪、砌火墙。让我纳闷的是，每家的困难他都了如指掌。记得一个春天，马厂长让我开车送一户牧民到夏牧场，马厂长说牧民的妻子怀孕了，不能长时间骑马。四个月后，又让我去夏牧场把那位孕妇接到医院，说预产期快到了。帮助牧民，他不遗余力。知道他曾被牧民救过，我说你尽力帮助几年就行了，为什么几十年一直坚持帮他们？他沉思良久告诉我，刚开始，是为了报恩。后来，帮助别人，成了一种习惯，成了生命价值的一部分。得知别人有难而不去帮扶，就会心中不安。只有帮助别人渡过难关，才心情舒畅，如饮甘霖。”

不少牧民在马殿英的感染下，也乐于帮助身边有困难的乡亲。巴合提尔·卡卡尼被当地人称为“爱心妈妈”。丈夫去世后，她带着七个孩子艰难度日，马殿英经常给她家送面粉、茶叶、孩子的衣物，有三个孩子的学费，都是马殿英掏的。如今，她家的日子好了，她也资助了五个困难学生，同村人或者邻居谁家有困难，她都会毫不犹豫地帮助。

奔腾的额尔齐斯河，见证了各族群众世代的交往、交融，马殿英的故事，是这长河中的一朵浪花。他帮扶过的很多人，又在延续着爱的传递，让这爱的河流，更加澎湃。

图①：额尔齐斯河流经北屯市。

图②：马殿英（右二）与牧民在一起。

图片均由兵团第十师北屯市党委宣传部提供

版式设计：沈亦伶

版式设计：沈亦伶

版式设计：沈亦伶

版式设计：沈亦伶

版式设计：沈亦伶

版式设计：沈亦伶

版式设计：沈亦伶

版式设计：沈亦伶

版式设计：沈亦伶

版式设计：沈亦伶

版式设计：沈亦伶

版式设计：沈亦伶

版式设计：沈亦伶

版式设计：沈亦伶

版式设计：沈亦伶

版式设计：沈亦伶

版式设计：沈亦伶

版式设计：沈亦伶

版式设计：沈亦伶

遇见

扬子洲有个「江豚湾」

王芸

“巡逻艇来了，准备好！”江边顿时静了声。五部相机，清一色大炮筒式的镜头，齐齐对准了江面。坐在各自相机前的拍摄者，将手放在了快门键上，眼睛紧盯取景框。

我站在王筱华身边，顺着他缓缓移动的镜头，注视江面。巡逻艇由远而近，身后拖着长长的水花。空阔的江面上，只见一只白色的江豚时飞时落。刚刚还不时将背脊露出水面的江豚，此时不见了踪影，可江豚标示着它们的存在。王筱华告诉我：“这只江豚今天一直跟着这两只江豚，它等着吃江豚拱起来的鱼呢。”

“跳了！跳了！”王筱华一边轻声提示同伴，一边锁定取景框，手指频频按动快门，喃喃低语：“今天应该有‘大片’……三只……又跳了……太好了！”

巡逻艇过处，几叠波浪涌向江岸。拍摄者们守候的这个地方，是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扬子洲镇渔业村的一处江湾，“江湾处水流速度变缓，鱼就多，有鱼就吸引江豚。”这是王筱华的解释。几年前，王筱华常常跑余干，守在赣江、信江、抚河交汇处拍江豚，那里的水质、水深、食料条件适宜，是江豚往来鄱阳湖的必经之地，最多时有两百多头江豚聚集，因而被命名为“江豚湾”。三年前，王筱华得知南昌赣江扬子洲段也有了江豚，近在家门口，他便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在这里守候了。一部相机、一个背包，风雨无阻，早出晚归。

我初识他，是被他发布的江豚短视频吸引，通过微信联系上他，才知道扬子洲有个“江豚湾”，近几年每年有十多头江豚在这里栖息。王筱华和摄影者们成了赣江边的守候者，也是江豚的义务守护人。

一个午后，我到达时，五部相机已经在江边守候了一上午。王筱华说：“今天运气好，有太阳，江豚活跃得很。”

有一家三口来到江边，好奇为何这么多相机对着江面。得知江里有江豚，六岁男孩缠着王筱华给他看拍到的江豚照片。白色江豚和江豚同时出现的画面，让男孩兴奋不已。

今天果然拍到了“大片”：镜头捕捉到一只江豚出水的正面照片，大半个身子跃出了江面，那微微上翘的唇形清晰可见，这就是著名的“豚式微笑”，也被称为“长江的微笑”。还有江豚和江豚同时出水的画面，巧的是，江豚嘴里叼着一尾银色的鱼。王筱华满脸止不住的兴奋。他好奇：“你拍了三年，天天这样从早守到晚，拍的画面是不是差不多，你不厌倦？”“不会不会，每天拍的都不一样，比如今天运气好，拍到迎面的，有时候拍到江豚转身，还有一次拍到了母子豚嬉戏的镜头……”

爱上江豚的王筱华，也当上了江豚保护志愿者，还将摄影友们发展成了同行者。他告诉我，上午江对岸有人用甩杆钓鱼，被他用手机拍下来，发给了渔政部门的工作人员。

像王筱华这样的江豚守候者，我还认识一位——余会功，是王筱华的摄影友。有一年，余会功坐船去鄱阳湖，停船时看到许多江豚在江面腾跃，那欢腾的画面让他一见难忘。后来，他无意中在江湾处发现许多江豚，兴奋地拍了一个多小时。那时他还不清楚江豚的特点，拍到的多是江豚露出水面的脊背、侧影。

后来，真的专注于拍江豚了，余会功才知道，江豚不好拍。但余会功铁了心拍江豚，每天开车去余干，来回三个小时，其余时间都在江边蹲守。余会功边拍边琢磨江豚的特点，他发现江豚每隔几米就需要出水呼吸，找准它的呼吸节奏，便能预测到它的下一个出水点，提前对焦，“咔嚓”一下，一拍一个准。他还发现水流速度越快，江豚就跳得越活跃，风大的时候也是，他这才明白了古人所写“江豚吹浪夜还风”。江豚觅食喜欢围捕，几只江豚合伙吐水赶鱼，将鱼赶到一处……终于，他拍到了江豚的眼睛，拍到了江豚捕鱼的画面。照片登上了报纸，摄影友看到了，不禁赞叹：“不得了，这个都能拍到！”

拍照将余会功和江豚连接在了一起，也将他与江豚保护联系在了一起。他被人介绍到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讲解，开会前，余会功做足了功课，将拍摄的照片制作成视频，并对鄱阳湖的现状、江豚的生存环境进行了梳理。他拍摄的资料给了研究江豚的专家很大帮助。

让余会功感到欣慰的是，江豚的生存问题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。2021年，江豚由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提升为一级，长江流域和鄱阳湖湖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也不断加大。余会功、王筱华与越来越多的普通人，志愿加入“江豚卫士”队伍，他们沿江拍摄挖砂船，清理湖区、江域的残存渔网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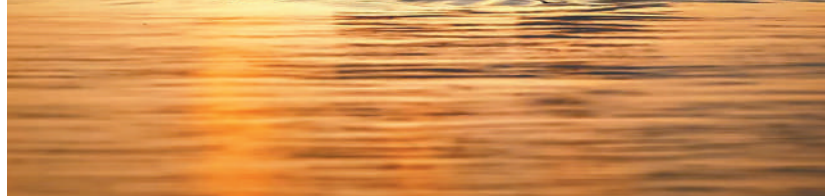
自从志愿者在赣江扬子洲江段发现江豚的身影，此后江豚年年到来，一年在扬子洲水域栖息的时间长达九至十个月，可以目见的幼豚数量明显增多。

因为江豚的到来，赣江边多了一群守候者。人们经由他们拍摄的一张张照片、一段段视频，看到了追风逐浪的江豚，看到了母子豚相伴嬉戏的画面，看到了跃出水面的“微笑天使”的面容。

经由余会功和王筱华的镜头，我也成了一名守候者，守候着那天然而珍贵的“豚式微笑”。

下图为江豚跃出水面。

王筱华摄



大地